

〔古希腊〕

柏拉图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著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苏格拉底之死

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详尽地告诉你们。在前些日子里，我和其他一些人养成了每天拜访苏格拉底的习惯。我们总是拂晓时分在法院相会，因为这儿离监狱很近，每天我们都一边等待一边谈话，直到监狱开门。一看见监狱开门，我们便来到苏格拉底身边，并陪他度过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那天，我们去得更早一些，因为前一天离开监狱后，我们就听说了那艘圣船已经从代洛斯归来了的消息。当我们走到监狱门口时，平时为我们开门的那个看守已经站在了门外，他让我们等在那儿，直到他通知我们才能进去。他说：“因为 11 人陪审团正在为苏格拉底除去脚镣手铐，同时向他宣布，

今天应该如何死去。”耽搁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又走出来放我们进去了。我们见到了苏格拉底，他的脚镣手铐已经被除去了，桑蒂比——你们都知道她是谁——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他的身旁。看到我们时，桑蒂比哭了起来，还说着那些女人们都会说的话：“噢，苏格拉底，这是你的朋友最后一次来与你交谈了。”苏格拉底看了一眼克利托说：“克利托，找个人把她送回家去吧。”克利托便让他的随从们把她扶出去了，她嚎哭着并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部。苏格拉底仍然坐在床上，并且将两条腿蜷了起来。他说：“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朋友们，这简直就是人们称之为欢乐的那种东西！欢乐，它奇妙地与自己的对立物——痛苦相联，它们本来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降临到同一个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执著地追寻其中的一个，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时感受到另一个的存在，它们两个就溶入了他的头脑中。我想，”他接着说：“如果伊索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肯定会写一篇寓言来述说它们两者先是如何进行激战，然后神又是如何使它们重归于好的；若是它们不愿意和睦相处，神就会将它们的脑袋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中的一个来到任何人身上时，另一个便会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一情景，当痛苦跟随着镣铐来到我身上时，欢乐很快也降临了。”

当他说完这段话后，克利托说：“现在，苏格拉底，你是否要为我们和你的孩子留下些指教——我们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吗？”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我没有什麼新的东西要告诉你们了。只要你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无论你们做什么——即使你们现在什么也没允诺——假如你们忽略了自己，并且不愿意一步步认真地

生活下去，沿着我们在过去无数次讨论中已经勾划出来的道路生活下去，那么你们将会一事无成。”

“我们将努力地按你说的去做。但是我们该怎样掩埋你呢？”克利托问。

“随你们的意愿，”苏格拉底回答说；“如果你们抓住我，我当然无法从你们手中挣脱。”说到这里他轻轻地笑出了声，随后看了我们一眼说：“我的朋友们，现在我无法说服克利托，使他相信这个正在说话的苏格拉底就是真实的我；他觉得我是个很快会变成死尸的人，所以他竟然问我如何掩埋我。我已经反复说过，饮鸩之后，我将与你们分离，去一个欢乐的世界，这些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但他肯定认为这些话并不出自我的肺腑，只是为了安慰你们而已。”他又说：“因此，请你们为了我使克利托确信，我死了之后是不可能再与你们在一起的，我将离去。这样，克利托或许更容易承受一些，而不致太过悲伤。他也许就不会在葬礼上说说他正在埋葬苏格拉底，或者说他要跟随苏格拉底到地狱去之类的话。因为，亲爱的克利托，虽然这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它们却有可能使我们的灵魂沾染上邪恶。不，你一定要振作起精神，并且说你将与苏格拉底告别。”

说完这番话，他站起身到另一间屋子去沐浴。克利托跟随着他，但却要求我们大家等在这里。我们边等边讨论刚才的谈话，接着又为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巨大的不幸而悲哀，因为我们都将他视为慈父，失去他会使我们像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当他沐浴完毕后，他的孩子就被送到了他的身边——两个小儿子和一个较大的儿子——他的妻子也来了。克利托陪着他们。苏格拉底向他的妻儿说了一些临别的话。接着，他让女人先离去，他本人又回到了我们

中间。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因为他在隔壁的房间呆了很长时间。他坐了下来，但没再多说什么。这时，11人陪审团的随从走了进来，他站在苏格拉底面前说：“苏格拉底，我绝不愿意因为你曾咒骂过我而找你的茬子，因为我发现你在这里所有的日子都显示出你是最高尚、最仁慈的。现在我明白了，你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其他人的，你知道谁才是罪魁祸首。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消息了，我们即将永别，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轻松地面对这一恶讯。”但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只得转身走了出去。苏格拉底抬头看了看他说：“我也向你道别了，朋友；我将按你所说的去办。”接着他又对我们说：“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之后，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他是那些人中间最善良的一个。你们看，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但是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来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如果毒药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把它拿来吧。如果还没准备，就让他们快些。”克利托说：“但是我想，苏格拉底，现在太阳并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很迟才喝毒药的，他们一直要拖到最后时刻。同时，他们总是先大吃大喝一顿，甚至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啊。”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你提到的那些人在按他们自己意愿这样行事时，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相信那样做是有益处的。而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些喝毒药并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死抓住生命不放，希图苟延残喘，那我就不会瞧不起自己。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不愿躲避。来吧，按我说的去做。”

克利托不再说什么，他对站在不远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这个男孩跑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带着一个端着

毒药的男人走了回来。苏格拉底对来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这时，他将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瞧了一眼手中的毒药，依然显得十分平静，他脸色没变，手也没有颤抖。他又抬头睁大眼看着那人，就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他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药刚够一个人喝的。”“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说着他就将杯子举到唇边，带着宁静而欣慰的神色将杯中的毒药一饮而尽。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能忍住自己的眼泪，但当亲眼看着他吧毒药喝下去时，我们的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着；我不是为他而哭泣，我是为自己竟会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的巨大不幸而哭泣。克利托在我之前就已站起身走开了，因为他难以忍受这巨大的悲痛。但阿帕罗道鲁斯却失声嚎啕起来，这使我们都悲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本人是个例外。他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古怪的人！我正是 不愿看到这种情景才把女人先送走的。我听说一个人最好是在沉默中死去，所以我恳求你们安静并勇敢些。”这时，我们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他说感到双腿非常沉重，于是脸朝天躺了下来，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送毒药的人对他的忠告。一个监督死刑执行情况的狱吏把自己的双手按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过了一会他摸了摸苏格拉底的脚和 大腿，然后使劲掐了掐他的脚，问道：“你能感觉到疼吗？”

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他又掐苏格拉底的大腿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边掐一边告诉我们，一股寒气正在慢慢地上升，苏格拉底的躯体正从下往上开始僵硬。接着他又触摸了一下苏格拉底的身体说：“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说着，他将盖在苏格拉底脸上的布揭开。苏格拉底说——这是他最后的话了：“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克利托说：“我一定照办；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没有给予任何回答。过了一会他动弹了一下，当脸上的布再次揭开时，他的双眼似乎已经定住了。克利托看到这一情景，便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

一切都结束了，埃切克莱特，我们的朋友，这便是我要说的一切，这个我们熟悉的、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杨小洪等译）

〔美
国〕

惠
特
曼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诗集《草叶集》对欧美现代诗歌有较大影响。

林肯总统被刺

1865年4月14日，这天看上去是个很快乐的日子——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显得轻松愉快——经过漫长的暴风雨，如此黑暗，如此血腥，充满疑惑和悒郁，现在终于过去了，联邦军队的胜利终于使太阳又照耀在美利坚的国土上。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南军的罗伯特·李已经在阿波迈托克斯的苹果树下投降了，其他的叛军首领不久便会仿效他的……这一切真实吗？所有的痛苦、灾难、失败、骚动、惊愕、沮丧真的都被一个确实实的上帝制定的计划——就仿佛一道纯洁的光芒——正义所替代了吗？……这一天，正像我所说的，是美好的一天。草地已发绿，其间有一些早开的花朵

(我记得当时停下了脚步，因为觉得季节似乎提前了，紫丁香已在开放。自然界这一奇特的现象竟成了人类大悲剧的预兆，以致后来我只要一闻到类似的花香便会回忆起那天的悲剧。)

现在我要描述一些其他事情了。在华盛顿的一份版面不多但颇受欢迎的(晚星报)第三版上，登了一条标题新闻，“总统和夫人今晚将去剧院……”(林肯是戏剧爱好者。我曾经好几次在剧院看见他。我记得那时我还有过一个希奇古怪的想法，上帝千百年来导演了人类历史舞台上最惊心动魄的戏剧，他是否也会坐在这个剧院里，观看这些穿着滑稽可笑服装的演员用愚蠢的动作和夸张的话语来表演人间的故事呢？他会看得入迷吗？)

剧场这天当然是爆满的，太太们穿着艳丽的晚装，军官们穿着他们笔挺的军服。知名人士、年轻人、明亮的汽灯、人们身上的香水味、小提琴和单簧管的校音声……(胜利的气氛在人们中间弥漫着，联邦军队的胜利、北方的胜利、合众国的胜利，它渗进每个人的感觉和思想，它比一切香水所发出的气味更为浓郁。)

总统和他的夫人准时来到剧院，他们出现在二楼的一个大包厢里，那是由两个包厢改建而成的，上面悬挂着星条旗。这出戏的内容——至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能让人在一整天紧张事务和有过各种焦虑之后彻底放松一阵子，它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情感、美学修养、精神及思维各方面几乎不产生丝毫压力——这出戏的剧名是《我们的美国亲戚》其中的一个角色名叫杨基(北方佬)其实这样一个人物在美国北方是根本见不到的，他纯粹是英格兰人的翻版。这出戏的布景、对白、情节再加上闹剧的形式就成了最时髦的大众通俗剧——它既非喜剧又非悲剧，角

色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我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想将观众引向何处（对于数百名观众来说，直到那一时刻来临之前，他们所能记忆起的大概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梦境般的感觉），——这时的舞台布景是一个十分豪华的大客厅，客厅里有两个标新立异的英国太太和那个根本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人杨基。他不是个幸运的人，求婚遭到了拒绝；在此之后这一幕便结束了。三位演员朝侧幕走去，舞台上这时空无一人。一切都停顿下来，剧场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静默。正是在这一时刻，亚伯拉罕·林肯遭到了暗杀。这一事件对人类社会的震动是史无前例的，它甚至将影响未来的好几个世纪，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艺术，整个新世界都为之震颤。然而它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最为司空见惯的短暂静默中——就仿佛某一棵植株在它的生长过程的某一时刻绽开了一朵花蕾或一枚荚果。就在静场和调换布景的那一片刻，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手枪射击声，大约只有百分之一的观众注意到它——紧接着的又是一阵寂静——其间夹杂着一种模糊的恐怖感觉——接着在总统包厢的布幔和星条旗之间出现了一个男子，他用双手撑着跳上包厢栏杆，在上面停顿了一下之后便纵身跳到舞台上（这之间的距离大约是 15 英尺），由于脚被那面美国国旗绊了一下，因此落地时他摔倒了，但他立刻站起身来（他的脚踝扭伤了，但当时他并未察觉）——这正是行刺者布斯。他穿着一件极普通的黑色上装，未戴帽子的脑袋显得很大，头发乱蓬蓬地披散着，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野兽般的光芒。他异常镇静地沿着舞台的脚灯走着——他将自己那张雕塑般俊美的脸转向观众，并用凶狠的目光向全场扫视——他以坚定而充满仇恨的语气说道：“我除掉了那个暴君。”——接着他便向舞台的后侧幕走去，并消失在那里。

……（这可怕的一幕——所有矫揉造作的表演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难道布斯事先没有在心中排演过一遍吗？）

又是短暂的寂静，简直令人窒息——突然爆发出一阵尖叫——“谋杀！”林肯太太从包厢里俯身探出头来，她的脸和嘴唇变成了死灰色，她颤声喊道：“他杀死了总统！”……在瞬间的停顿之后，爆发出一片喧声！——恐怖、喧嚣、猜测混杂在一起——从剧院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随后便由近而远地消失了——场内的观众翻越椅子和栏杆，漫无目的地拥挤着、嘶叫着——有些女人昏厥了，一些身体虚弱的人也倒了下去，其他人踩在他们身上向舞台拥去——宽大的舞台立即变得狭小不堪了，人群仿佛要将它胀破似的——所有的观众都挤到了舞台上，至少是所有身强力壮的观众——男女演员都穿着演出服和观众挤在一起，透过他们脸上的油彩你不难看出恐怖和焦虑的神情，有的站在那里颤栗不止——尖叫声和咒骂声成倍地增加着——有两三个人尝试着将水递到总统的包厢里去，还有几个人正顺着立柱设法爬进总统包厢——等等……

总统卫队的士兵们冲进剧院（大约有二百人），他们端着步枪和手枪朝观众冲了过来，一边大声吼叫：“让开！让开！你们这群混蛋——”一切都变得疯狂了。对那个晚上剧院里的可怖景象我只能写到这里了。

剧院外也是一片震惊、疯狂和愤怒，人们险些将无辜者当作罪犯给杀死，其中有一件事特别典型。狂怒的人群朝一个人冲去，也许是他说了些什么，也许根本没有原因，他们抓住他，把他拖到附近的一条路灯柱，打算把他在上面吊死。多亏一队英勇的警察及时赶来营救，他们将那人围在中间，冒着危险从人群中突围而出……对于整个氛围而言，这个插曲再说明问题也没有了。人群像潮水

一般，朝一个方向汹涌而去，随后又渐渐退下——整个夜晚，嘶叫的人们，一张张苍白的脸，胆战心惊的人想要脱身却又身不由己——那个刚逃出虎口的男子，看上去活像一具死尸——五六位警察，一语不发但意志坚定，手上除了警棍外别无武器，然而他们镇定而坚决地闯过了一股又一股人流——这给谋杀悲剧又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最后他们将那人安全地护送至火车站，并为安全缘故，将他监护一个晚上，于次日凌晨予以释放。

这是一个疯狂的、地狱般的夜晚，人们充满无情的憎恨，士兵们怒火万丈，那些观众、舞台上的演员、布景、汽灯——就在同一时刻，鲜血，生命的鲜血，正从这位最伟大、最仁慈的人的血管汨汨淌出，死神的阴影慢慢地笼罩了他，他的口中缓缓渗出死亡的泡沫。这就是林肯总统之死。这场谋杀发生得那么突然，那么恐惧，那么惊天动地。他就这样被夺走了……幸好他的死是毫无痛苦的。

（杨小洪等译）

〔
俄
国
〕

赫
尔
岑

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因参加革命多次遭逮捕、流放。著有《谁之罪》、《往事与随想》等。

（囚徒生活）选自《往事与随想》记叙了他的监禁生活。

囚徒生活

在瞭望台下面——里斯本警察长——放火犯

一个人倘使有一点内心的养料，他不久就会习惯于监狱生活。他很快地就会习惯笼子里面的宁静和充分自由——没有一点烦恼，也没有一点消遣。

起初不准送书进来；警察分局局长要我相信决不允许从家里拿书来。我要求他给我买书。“像什么教科书，语法书，也许能行，别的就得向将军请示。”读语法书来排遣寂寞的建议非常可笑，然而我却双手抓住这个机会，便要求警察分局局长替我买一本意大利语语法和一本辞典。我身上有两张 10 卢布的钞

票，就给了他一张；他马上派警官去买书并且把我写给警察总监的信交给他，在那封信里我根据我读到的那个条款要求警察总监让我知道我被捕的原因，不然就将我释放。

我当着警察分局局长的面写了这封信，他劝我不要把它送出去。“这是不对的，先生，凭着上帝说，去麻烦将军是不对的，先生。——他会说：‘这些不安分的人’对您不利，不管怎样不会有好处。”

晚上警察长出现了，他告诉我警察总监吩咐他对我说，在适当的时间里我会知道我被捕的原因。随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满是油迹的意大利语语法，带笑说：“幸而这里面有词汇表，用不着买辞典了。”他完全不提找回的钱。我还想再给警察总监写信，可是在普列契斯干斯基警察分局里充当一个小型汉普登^①的角色，我感觉到太可笑了。

我被捕后一个半星期，有一天晚上九十点钟，一个黑黝黝的、麻脸的、身材矮小的警察长带着命令来叫我穿好衣服到侦讯委员会去。

我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发生了下面这件可笑而又不愉快的事情。我的午饭是从家里送来的，仆人把它交给下面值班的军士，军士差一个警兵给我送上来。许可每天给我送来半瓶到一瓶的葡萄酒。尼·沙左诺夫利用这个许可给我送了一瓶上等的约翰尼斯堡葡萄酒来。警兵和我两人居然用两根钉子弄开了瓶塞；酒的香味老远就闻到了。我打算享用它三四天。

只有坐过监牢的人才知道一个人身上还保留着多少孩子气，从一瓶葡萄酒到作弄守卫这样的小事都会使人感到十分高兴。

约翰·汉普登：他曾因拒绝缴纳非法的税款而入狱。

麻脸的警察长发现了我的酒瓶，便转身向我要求允许他尝一尝。我并不愿意；然而我还是说我很愉快。我没有酒杯。这个恶棍拿了一只大玻璃杯，把酒斟得不能再满，一口气喝得光光的；像这样地喝酒，只有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办得到；我后来在整个欧洲也没有见过有人一口气喝干一大玻璃杯的酒，或者能一口喝光一酒杯。使我对这一大玻璃杯酒的损失感到更难受的，是他用一张给鼻烟弄脏了的蓝手帕揩他的嘴唇，向我道谢，说了一句：“非常好的马德拉①。”我狠狠地瞅了他一眼，幸灾乐祸地高兴没有人给这个警察长种牛痘，大自然对他也没有吝惜天花。

这个喝酒的行家把我带到特威尔大道上警察总监的公署里去，引进一间侧厅，就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半小时以后，一个胖胖的人从里面房间走了出来，他脸上带着懒散的、和善的表情；他把一个装文件的公事包扔在椅子上，又把站在门口的宪兵差遣走了。

“您大概是，”他对我说，“同最近被捕的奥加略夫和其他年轻人的案子有关系的吧？”

我说是。

“我偶然听到一点，”他继续说，“奇怪的案子，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牵连在这个案子里面，坐了两个星期的牢了，我不但一点儿也不明白，而且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倒很好，”他说，注意地望着我，“您什么也不用知道。请原谅我，我要向您进个忠告：您年纪轻，血气盛，您想讲出来——麻烦就在这儿；不要忘记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

大西洋中马德拉岛上产的白葡萄酒。